



寛政
改正

孟子

道春点

四

成本/0
5

口 12
2987
5止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梧棗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梧棗

梧音杯。棗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杞柳梧棗。屈木所為若危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梧棗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梧棗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梧棗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

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故音增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

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潔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

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

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類也水之過頽在山皆不流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

告子曰生之謂性

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

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

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大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

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一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和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若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若人與物異也乎車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

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

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

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

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

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

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所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

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

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音同夫音扶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

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其所敬之人雖在外然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

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

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

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

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平與孟子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材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云

反舍上聲徒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本固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

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益常

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二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實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

者為賢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性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文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一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盡性之本善性雖不善而小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粢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待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反粢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貴也

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貴者曰價賈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實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養

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

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

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

相似也

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也姣好也

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大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

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

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

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牛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善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

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
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枯
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
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
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枯，工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義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枯，滅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其發生，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且，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舍，音捨，與平聲。

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精神氣定，常如平日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過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晝之間，不至於枯，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而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若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安下入。見音現。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天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枚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間接大天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

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音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音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
有不為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
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雨而
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

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
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喪去聲。羣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沮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志在之而不喪耳。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咄咄之貌。行道之人。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受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

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之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之性是也。然則其生之性是以見其為此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良哉

合上聲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人之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心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非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

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

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去聲。無名。指手之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

之謂不知類也

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

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

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桐梓。木名。而手所握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

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
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區區當兼養之欲考其善不善者惟在反其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
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楨養其楛棘則為賤場師
焉舍上聲楨音貞楨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楛梓也皆素材也楛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
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

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命所關不相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

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

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

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所為亦且自急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

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萑音嶧稗音沛黃音徒

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不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曰新而不己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

志於彀

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射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孟子卷之十一終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必不以禮食則得

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

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

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言。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

樓樓。初委反。木。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花。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

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

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紛音紛。樓音婁。紛，疾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小之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亦未嘗膠膠杜而調瑟所以斷之。一相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

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句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

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

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作鳴鴨。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揚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

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

已矣。之，行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己。詩：言文之間，深陋。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

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道不難知若歸而未之求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曾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

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

之為詩也

關與寧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

疏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此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輕，口莖，不。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

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

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銜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說，下。敬強，駘，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

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

罷二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

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

樂音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

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二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

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

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

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少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此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者居守不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之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

為也夫子在二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

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者皆去聲名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

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行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也湯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節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子思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鬣鬣孟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乎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鬣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鬣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其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也鬣以此譏孟子也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
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
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日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
又不致膳粗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
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
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
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十之所為豈
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
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
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
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
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
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
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師帥諸侯以伐之也。
我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
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不
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
軟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籜無有封而不告白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入廢事也取士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為堤防墮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籜籜國凶荒不得閉籜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
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道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改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直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先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齊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音骨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

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

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聘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

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

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

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己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

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開同。齊與向同。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曰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曰接史記曰主能薄飲食忍若欲與章僕同苦樂樂親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士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哭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天音為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饗殮以飭食饋容之禮也

今居中國太公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之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計其計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
則樂寡則裕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裕小樂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
有小水自注為之築
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

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
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
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平聲亮信也與諒
同惡乎執言凡事苟
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

不寐

喜其道之
得行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
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
短故列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

曰其為人也好善

下同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
言雖治天下
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

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
易也言不以千里
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詘詘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詘音移治去聲

詘詘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

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

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魯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魯固公仰視悲厲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

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

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所謂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日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

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

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唐說築傅巖武十舉之膠南道亂鬻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突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於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喻於人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

亡

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歿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又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士能堅人之志而聖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卷之十二終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章十六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謂順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以終身之短長也貳疑也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性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能

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

盡其道而必者正命也

桎梏必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並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學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

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則事物細微其當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莫好好而色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明其所當行而不知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

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亟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亡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

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窮之榮。義謂所守之玉。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及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

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粹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

則過人遠矣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世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

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及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

醇如也

醇胡光反。驩與歡同。驩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如天之所造為之，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遠道于魯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

為之者

此所謂醇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為之者，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為之者，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田者遂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終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兒。問知孩提，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其所以異於浚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欲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浚故達

知去聲疾丑丑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孤臣遠臣孽子廢子皆不能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悅迎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者春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蓋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
可必得者今既得
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一樂也

程子曰人能
克己則仰不
愧俯不怍心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
之才而以所
養乎己者教
而養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
係於人其可
自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

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
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

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
於天之全體故不
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

見於面盎於背施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
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
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
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也蓋氣稟
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
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
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
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

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
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友已歸謂己之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
以衣帛矣五母雞一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
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畝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

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
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無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立音升。教。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
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

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大山則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

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利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善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也為我之為去擊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也。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不待安排。安排則不中矣。

不待安排。安排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也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擊而廢百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楊氏曰禹禘而廢百也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酒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柳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一手故孟子以為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

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

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既窮不閥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頭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

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壁音必與似同八尺曰仞言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

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借湯武備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蓋數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之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也

與平聲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墊丁念反墊齊主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着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

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

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并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而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

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如之何。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天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終身訪然樂而忘天下。

蹠音徒。訪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己。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無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夫音扶。與平聲。范音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擊甚大。王子亦人子。取時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豕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

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形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

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

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之忍反紵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矣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

王子有其母歿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

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行數月之喪

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室為其母練冠麻衣緜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

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天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

譏乃謂夫莫之禁而不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雨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如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

有私淑艾者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學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九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

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幾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

射變其設率為去聲設古候反率音律設率變率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不容自段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也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教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若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執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

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入妻殉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

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

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

焉

長上聲趙氏曰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已者無所不己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一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

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

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惡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若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入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函楮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

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

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

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

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歎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計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而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于先務雖偏知人之所不知如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日看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出下墜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終

也

陳云擊制
行伍曰陳
文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

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此引
湯之事以明
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
音奔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誓

晉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
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
也於是商誓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

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黜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袷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祔之忍反果說文作裸鳥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祔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勤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

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

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圍為併國中此以圍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

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

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

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如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

周不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廢之無用之無節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

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得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

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上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

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

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

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

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

信也者實也凡一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

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

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誓曰誓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魯名為乘口所詭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

慍亦不殄厥問文王也詩抑風和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孔子以為孔子之事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

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太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

而成路句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

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儼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象也追音堆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象者齧

禾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

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文主之鐘則未久而細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記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

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

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

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

悅之其為士者笑之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主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非為貪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所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

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若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嬰兒

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若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為命。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

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名不素

何謂善何謂信

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莫如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在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人大若泯然無復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巳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數則其有諸己者或未

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

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後外而不情揚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受之者憫

今之與楊墨辯者必追放豚既入其莖又從

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豕闌也招臂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答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聖之嚴故人知彼

說之為邪待之甚恕故人知彼入知之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子墨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餘用其

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西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

王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實得其寶者安實失其實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

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

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

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待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人

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履織之有次業而不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

竊履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料也往者不

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也也言子之從者乃國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料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全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違之於其所忍仁

也人皆有所不為違之於其所為義也

側隱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故莫不舒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由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忍不肯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音禾餽探取之也今人以古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後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何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

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

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

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貌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

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

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

之羊棗味甜曾子以父嘗之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

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

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弱而切之為膾炙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孟何不也狂簡，謂志大人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

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之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孔子之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宰，字子桑。琴，琴張臨其喪，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禮記。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教及未詳。

琴張，名宰，字子桑。琴，琴張臨其喪，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禮記。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教及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

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也。嘒，火交反。行，去聲。嘒嘒，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也。

是獮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者之意狂者有主心者也獮有守者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

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字皆讀作愿謂謹而無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

親就為事深惡而痛

曰何以是嗶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

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

原也行去聲其與反閤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嗶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拂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

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閤如奄人之奄閉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

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

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

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與爭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

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

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

德也惡去聲。為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紫似苗之草也。聲淫。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在不壞人皆以為善。有似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

無邪慝矣。反。後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

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

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置反。散。氏。自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太公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鄰魯相去。又迫。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

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以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則天下貧賤焉莫知所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先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貧賤焉莫知所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明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惜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 六尾

文林堂藏

寬政元年

己酉六月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良町北江入

浪速書林 河内屋喜兵衛

